讀左補義

讀左補義卷二十七

四明 姜炳璋 輯　　受業毛 昇增 參

男 埭 拔

埴

襄公四

經 於邾十有五年春宋公使向戌來聘二月巳亥及向戌盟于劉孔疏出門與盟故書其盟地獨晉侯與公出盟于長樗也劉魯城外之近地許氏曰盟不在國與向戌故公弱甚矣。劉夏逆王后于齊杜註劉采地夏名也天子卿書字劉夏非卿故書名疏云天子卿外所命則已成王后矣故不書逆女劉王季子采地夏單公子。夏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公救成至遇魯憚齊至遇公及齊不敢至成。季孫宿叔孫豹帥師城成郛備齊。秋八月丁巳日有食之。邾人伐我南鄙。冬十有一月癸亥晉

周云齊君更晏子之屯發子孫之盤君臣相合以義可誅以以爭者以子之子兄弟和合以愚雜直行自逆於到不敢刑其無一刻不能治兄弟

侯周卒公子平彪立

傳十有五年春宋向戍來聘聘報二年豹之聘且尋盟尋十一年亳之盟見孟獻子尤責過也其室曰子有令聞而美其室非所望也對曰我在晉吾兄為之毀之重勞且不敢閒非也傳言獻子友子兄且不隱其實

朋友之切偲兄弟之怡怡皆溢於楮墨之間或謂獻子嘗引過歸己是友以誠規而吾以偽應也何以為獻子

官師從單靖公逆王后于齊卿不行非禮也天子官師非卿也劉夏獨過魯告昏故不書單靖公天子不親昏使上卿逆而公監之故曰卿不行非禮明譏官師士也

楚公子午為令尹代子囊公子罷戎為右尹蔿子馮為大司馬孔疏案世本蔿艾獵孫叔敖兄馮艾獵之子非叔敖兄子也杜以艾獵叔敖為一人馮是叔敖之子世本傳為多誤○罷昔皮公子橐師為右司馬公子成為左司馬屈到屈蕩子為莫敖

斷

此靖國人

孫云卷耳詩如此解必是從前傳本

西云孫寫典是處敍事切陋

公子追舒(莊王子子南)爲箴尹屈蕩爲連尹養由基爲宮廄尹以靖國人君子謂楚於是乎能官人(陳說傳言楚復强)官人國之急也能官人則民無覦心(無覦覦以求幸孫云服虔以連尹爲射官若是主射當使由基而反使爲廄尹豈得爲官人乎官名臨時所作其敍之徒並不可解)詩云嗟我懷人寘彼周行能官人也(詩周南也寘置也行列也周徧也詩人嗟嘆言我思得賢人置之徧于列位是后妃之志以官人爲急)王及公侯伯子男甸采衛大夫各居其列所謂周行也(言自王以下諸侯大夫各任其職則是詩人周行之志也甸采衛五服之名天子所居千里曰圻其外曰侯服夫曰甸服次曰男服夫曰采服次曰衛服五百里爲一服不言侯男畢舉也)

楚人之所謂賢能者大率皆攻城掠地翦滅小國者也公子午於楚無赫赫之功而傳謂楚於是能官人蓋惡人於楚臣不以善戰殘民者爲勇而以寢兵息民者爲賢子庚

獨云三人也承上句領下衆人字深云是則朝

奉故于子產而置鄭不爭諸侯無事傳之所深予也故特書曰以靖國人所予在靖民則所貶在殘民皆體經義為之

楚子能官人而子襄為令尹楚國以靖晉侯不能官人而荀偃將中軍亂賊公行此與縣上之寃相對而晉為楚役之幾已伏

鄭尉氏司氏之亂其餘盜在宋亂在十年鄭人以子西伯有子產之故三子之父皆為尉氏所殺故納賂于宋以馬四十乘百六十匹與師茷師慧樂師也茷慧其名三月公孫黑子晳為質焉司城子罕以堵女父尉翩司齊與之良司臣而逸之賢而放之託諸季武子武子寘諸卞子罕以司臣托季氏鄭人醢之三人也三人堵女父尉翩司齊師慧過宋朝將私焉私小便其相相師者曰朝也慧曰無人焉相曰朝也何故無人

小而可私邪 公之 [illegible] 賄賂之 法生也無人 以為況而尤之 於宋人役之 而不知其才 藏

慝曰。必無人焉。若猶有人。豈其以千乘之相謂子產等易淫樂之矇。必無人焉故也。言不為子產役三諛得賂而歸之是重淫樂而輕相國子罕聞之。固請而歸之。言子罕能改過隨傳終十年盜殺三卿傳三人也。想見三卿復仇。而猶飲恨於侯晉之逸於晉。司臣之逸於魯也。然猶與子孔共事。子孔亦危矣哉。千乘之相。輕於淫樂之矇。一語直令討賊愛賂者容身無地。

夏。齊侯圍成。貳於晉故也。不與霸主故啟伐齊按貳字有兩義如王貳于虢鄭貳于楚則言親暱也此貳于晉則言離也於是乎城成郛。郭也

秋。邾人伐我南鄙。亦貳于晉故王氏曰邾屬于齊黨于莒齊莒來伐故邾亦效尤而使告于晉。晉將為會以討邾莒。十二年十四年莒人伐魯未之討也晉侯有疾。乃止。冬。晉悼公卒。遂不克會。為明年會湨梁傳

今云鄭求故衆子繇窮劫皆攻而取役時候我所人亦得生俱是來相安民之學

荀偃爲政。諸侯多貳。故晉先伐魯齊。復圍成郕。又伐魯南鄙。經屢書之。著晉霸之衰也。

鄭公孫夏（子西）如晉奔喪。子蟜送葬。（言諸侯與晉故鄭共葬）

宋人或得玉。獻諸子罕。子罕弗受。獻玉者曰。以示玉人。（玉人能治玉者）玉人以爲寶也。故敢獻之。子罕曰。我以不貪爲寶。爾以玉爲寶。若以與我。皆喪寶也。不若人有其寶。（孔璩我女二人各有其寶）稽首而告曰。小人懷璧。不可以越鄉。（言必爲盜所害）納此以請死也。（請免死）子罕寘諸其里。使玉人爲之攻之。（攻治也）富而後使復其所。（賣玉得富）

著子罕之賢也。傳以子罕之不貪爲寶。爲諸侯君臣標準。正爲後半部晉臣黷貨失所反照。

十二月鄭人奪堵狗堵女父之族之妻而歸諸范氏狗娶于晉范氏鄭人既誅女父畏狗因范氏而作亂故奪其妻歸范氏先絶之傳言鄭之有謀

此時荀偃當國范匄比偃易戚以非攻鄭執政以此絶亂本

經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晉悼公甲辰纔踰月而葬速也○三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湨梁不書高厚逃歸故也按湨水名爾雅梁莫大于湨梁湨梁水隄也今濟源縣西北原山有白澗水即湨梁水也戊寅大夫盟諸大夫本欲盟高厚高厚逃歸故遂自共盟雞澤會重序諸侯今此間無異事卽上諸侯大夫可知晉人執莒子邾子以歸二國數侵魯○齊侯伐我北鄙齊東晉故○夏公至自會○五月甲子地震○叔老會鄭伯晉荀偃衛甯殖宋人伐許按大夫不得先諸侯故不先書主兵之荀偃○秋齊侯伐我北鄙圍郕

遇楚使之出所使
齊楚交聘公悼一公生
並不聽公生之
一生在悼不如
同之已而不即
晉陵只不免圖
本而尼下
下諸夫
伯于此

○大雩過書。○冬，叔孫豹如晉。

傳 十六年春，葬晉悼公。○平公彪悼公子即位。○羊舌肸叔向為傅。○代士渥濁。張君臣張老子為中軍司馬。○代其父。祁奚、韓襄無忌子、欒盈、士鞅為公族大夫。○代士程鞅。虞丘書為乘馬御。改服、修官、烝于曲沃，警守而下，會于湨梁。命歸侵田，以我故，執邾宣公、莒犁比公，且曰：「通齊、楚之使。」晉侯與諸侯宴于溫，使諸大夫舞，曰：「歌詩必類。」齊高厚之詩不類。

政在大夫自湨梁始但前使諸大夫皆平公之命或云後爲荀偃命非也

故疏云歌古詩各從其恩好之義類高厚所歌之詩獨不取恩好之義類故曰齊有貳心荀偃怒○且曰諸侯有異志矣○使諸大夫盟高厚○高厚逃歸齊爲大國高厚若此知小國必當有從者（陳傳）爲齊吾交惡趣本○於是叔孫豹晉荀偃宋向戌衛甯殖鄭公孫蠆小邾之大夫盟○曰同討不庭○自曹以下大夫不書故傳舉小邾以包之呂圭叔曰大夫盟諸侯失政大夫皆不臣也按平公命大夫盟高厚悼公命大夫退哀衛也然有盟高厚之命而無自爲盟之命厚逃歸可以不盟而自爲盟故曰大夫皆不臣也

晉平欲繼乃父之業○則當仍其善而改其不善○悼公之善者○莫如圍彭城○討魚石○三駕服鄭○而齊賦遠邇尤伯之基也○其不善者○莫如定衛剽○獎賊臣而任用荀偃○其亂之本也○伐秦之役○齊人在焉○自衛衎奔齊○至戚之會而齊不至○蓋受衎之愬而義憤於出君之林父也豈獨羽毛之故哉

謂去晉人歸諸侯之下皆有以諸侯之師伐許只半句須住倒下下文責鍾冠足左氏慣用法

然則獨未列於會也。平公嗣位。改服脩官。未聞普政而復梁十國。竟列衛侯。是不繼父之業。而成父之惡也。試思剽之篡國。以祝邾莒之援。隮孰爲輕重哉。齊使覘會而崇右賊臣。擅執小國。宜其不服而逃歸也。起處大書葬晉悼公。是新喪僅五月耳。而大宴樂。賓酒酣。起舞。聞樂不樂之謂何。意所厚見及此。而以詩諷之。故與宴樂之意不類。

許男請還於晉。許欲叛楚諸侯遂遷許。許大夫不可。陳縱斯時大抵臣遷而君不可以有爲也晉人歸諸侯。唯以其師討許之不肯遷經遂悼公置許不同以得許然發而徒犯楚怒爲宋鄭之患也今平公投鄭伯之說據因陷以疾許失之矣鄭子蟜聞將伐許。遂相鄭伯從諸侯之師。鄭與許有宿孫故其君親行穆叔從公。諸從公齊子帥師會晉衎假。書曰會鄭伯。爲夷故也。戒平也稱正傳氏門不使鄭伯成子大夫也按考錄哉也傳獻

收改許

甚得傳意杜註可删夏六月次于棫林。庚寅伐許。次于函氏。棫林函氏皆許地。

晉荀偃欒黶帥師伐楚。以報宋揚梁之役。晉師獨進楊深楚役在十二年

公子格帥師。及晉師戰于湛阪。湛水東入汝湛而林反楚師敗績。晉師

遂侵方城之外。復伐許而還。許未遷故猶從傳書叙所以但時伐楚莊者自是晉亦不復爭

許。知伐許非晉意也。猶人以患小國者志焉矣。

許爲鄭偪。請于楚而遷葉。晉平即位。執邾莒。紓魯患。許之

君。因又求遷於晉。而許大夫弗見。晉霸之衰。終不如楚之

足以庇已。故晉爲許召諸侯。而許反却之也。然荀偃伐許。

傳兩言其之待許之成。不欲入許。猶見愼重之意。其伐楚

也。敗其偏師。晉未有不以告諸侯。而夫子削之何也。前四

年楚一侵宋。晉不敢救。而是時楚不侵鄭。復不救許。忽報

其使宋之役夫弑君與猾夏義孰爲重以中國之手刃其君者帥諸侯師而問蠻夷之猾夏可乎哉經所以削之也宋襄伐楚欲繼齊桓之畧雖敗而聖人諒其志者假伐楚不得爲罔罪之師雖少勝而聖人畧其功此經之權衡也

秋齊侯圍郕（魯孟氏邑貳晉故伐魯）孟孺子速（獻子之子莊子速）微（要也）之齊侯曰是好勇去之以爲之名速遂塞海陘（魯隘道）而還

觀釁海陘知所云徼之者在海陘之地矣扼險拒齊齊無能爲故去之

晉云一綴二又峯口如畫

冬穆叔如晉聘且言齊故（言齊再伐魯）晉人曰以寡君之未禘祀（三年喪畢之吉祭）與民之未息（新伐許及楚）不然不敢忘穆叔曰以齊人之朝夕釋憾於敝邑之地是以大請敝邑之急朝不及夕引

批

周王救之[illegible]鄙於[illegible]主力勝之術[illegible][illegible]不[illegible][illegible]可[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遷延非以[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也

領西望曰庶幾乎（庶幾晉來救）比執事之間恐無及也見中行獻子賦圻父（詩小雅周司馬掌封畿之兵甲故謂之圻父詩人責圻父爲王爪牙不修其職）獻子曰偃知罪矣敢不從執事以同恤社稷而使魯及此（憂及此）見范宣子賦鴻雁之卒章（詩小雅卒章曰鴻鴈于飛哀鳴嗸嗸）宣子曰匄在此敢使魯無鳩乎（鳩集也[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敢使魯無所鳩集如鴻鴈卒章所云乎）

齊二年之間三伐魯且欲擬晉晉之問罪宜何如急也奈溴梁之會諸侯兵力敝於伐許晉力復敝於楚晉人言民力未息自是實情未爲其託辭也夫楚與許俱不爲害無故興師雖欲問齊之罪而不能此偃之愧也偃曰偃敢不從執事匄曰匄在此從前羈臣對鄭國之使每提出寡君無自以爲功者至此風又一變而大夫顯然無君矣

天網地義曉
然久矣怨得
蚯卽人一抽
可以悅死[illegible]
君怡被寃殖
之惟共閉是

〔經〕乙巳
十有七年春王二月庚午邾子牼卒〔杜解〕宣公也前年晉人執以歸〔發傳〕
此卒晉人赦之也○宋人伐陳○夏衛石買帥師伐曹
子悼公華立牼苦耕反○
賈石○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高厚帥師伐我北鄙圍防會桃
裼林子〔解〕伐我大夫
邑書大夫始此○九月大雩過書○宋華臣出奔陳宗最亂家懼而
將
出
奔○冬邾人伐我南鄙
〔傳〕十七年春宋莊朝伐陳獲司徒卬○〔杜解〕陳大夫卑宋也○卑五耶反
不設備詳說宋自裴公以來與楚爲卑
楚忘之宋亦不爲之下伐陳據楚也
伐陳爲晉也卑宋恃楚也
衛孫蒯林父之子田於曹隧越竟而獵飲馬於重丘毀其瓶○重○丘○人○
閉門而詢呼豆反之曰親逐而君爾父爲厲惡鬼也在十四年
之不憂而何以田爲夏衛石買孫蒯伐曹取重丘非卿接詢
君書孫蒯不書是

湧而木心狀馮云可見夫門得名之仍也從此收仍未得志而去未知齊侯何以欲得臧紇其門聚人名重非乎臧之同之師何使之在之何即寸之多仰走其紇得滅堅以刑人一言而死卓者後世宦官等部所父諱以者知無地

之者共遣毒乎曹人愬於晉○為明年晉人執石買傳

齊人以其未得志於我故○前年圍郕作孟孺子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

高厚圍臧紇于防臧紇邑疑鄙君臣分師圍二邑鎮之深畧之甚也故異日犯衆悲同倒其側幾古

師自陽關泰山東按今山東寧陽縣東北有陽關故城逆臧孫至于旅松近防地魯師畏齊不敢至防

郰叔紇叔梁紇臧疇臧賈臧紇之昆弟帥甲三百宵犯齊師

送之而復三子與臧紇共在防故夜送臧紇于旅松而復還守防齊師去之失臧紇故齊人

獲臧堅臧紇之族齊侯使夙沙衛唁之○且曰○無死○使無自殺堅稽首曰

拜命之辱○抑君賜不終○姑又使其刑臣禮於士○以杙抉其傷

而死○言使賤人來唁已是惠賜不終也衛奄人故謂之刑臣（林）堅杙小木也椽屬○杙音弋

冬邾人伐我南鄙○為齊故也○齊未得志于故邾助之

宋華閱卒華臣閱之弟弱侵易之皋比閱之子之室○使賊殺其宰華

字衛國何以仕華臣之畏向戌之忌

注云爲逐猘作引

瘈瘧心大

與賊六人以鈹（音皮）殺諸盧門（宋城門）合左師之後（合，向戌邑）。左師懼曰：老夫無罪。賊曰：皋比私有討於吳。遂幽其妻（吳妻）曰：畀余而大璧（畀，與也）。宋公聞之曰：臣也不唯其宗室是暴，大亂宋國之政，必逐之。左師曰：臣也亦卿也。大臣不順，國之恥也。不如蓋之。乃舍之。（孔疏：逐賊皮云蓋覆，左師無應賊之志）左師爲己短策，苟過華臣之門必騁。（孔疏：服云欲爲擁也，自爲短策過華臣之門，明御者執策而驅之甚也）十一月甲午，國人逐瘈狗，瘈狗入於華臣氏，國人從之，華臣懼，遂奔陳。

華臣心不自安，見逐狗而驚走，謂逐己者。華臣奔在秋，而傳記其事在冬，且詳其日月。杜謂以始作亂來告，非也。由左氏傳所據藉或追錄其事日月，外不與經合，傳始仍之以寫傳疑之後，不得以從杜爲斷。其傳記在前而經書在後者，乃可言從杜耳。他倣此。○以居世以

傳敘華臣出奔，罪向戌也。臣賊六人，殺華吳於左師宅。

現身說法

俞云非特安己亦以安民非特全君亦以全己

後討賊甚易乃始則向賊巧命繼乃曲法庇奸飾說以愚其君陽惡以文其短卒之不逐於左師而逐於痤㺃彼此相形勝於前著向戌傳華元衣鉢合晉楚之成使晉覇擔地天下無王傳以爲心術曖昧自昔然矣

宋皇國父爲大宰爲平公築臺妨於農收周十一月今九月收斂時子罕請俟農功之畢公弗許築者謳曰澤門宋東城南門之皙實興我役皇國父白皙而居近澤門皙星歷反邑中之黔實慰我心子罕黑色而居邑中黔音琴子罕聞之親執扑扑杖以行築者而抶其不勉者曰吾儕小人皆有闔廬以辟燥溼寒暑閭謂門戶閉塞疏云月令仲春脩闔扇如非用木曰闔用竹葦曰扇是闔爲門扇所以閉塞廬舍之門戶也抶恥乙反今君爲一臺而不速成何以爲役事也謳者乃止或問其故子罕曰宋國區區而有詛有祝禍之

本。也。傳善子罕分謗。呂起要曰入分謗便非大公至正之道。○詛莊慮反祝之又反

傳著子罕之賢也。區區宋國，姑異疲民，祝詛並作，皆不堪也。東萊以爲不必分謗，是也。子罕所言，乃士大夫處亂世之方。

齊晏桓子卒。晏嬰父。晏嬰麤縗斬，不緝之也。絰在胷前，麤三升布。苴絰帶。杖，菅屨。苴，麻之有子者，取其麤也。杖，竹杖。菅屨，草屨。按孔疏，麻在首在要皆曰絰。首絰要絰具以苴爲之。帶，絞帶也。在要絰之下。杖以竹爲之。苴七徐反。菅古顏反。食鬻，居倚廬，寢苫，枕草。此禮與士喪禮略同，其異唯杖。草耳然絰內亦非喪服正文王論云夏艳內冬沈車疏云栝凶是禮記及喪服傳耳非正文內其封反其老曰：

非大夫之禮也。時之所行士及大夫新職各有不而爲大夫而行士祿其家臣不所故幾之。晏子曰：

唯卿爲大夫。晏子惡直己以斥時失禮極稱斷器苫家老秩言諸侯之制降于天子一等故惟卿然後得用大夫之禮要子內言已乃大夫也訊士故不當用大夫之禮謂近鄭氏曰子制諸侯之上大夫長卿

曾臣有可欲之罪而主人係祿於之證

父母之喪天下之通喪也惟盡禮故傳特書以表其賢至遜嗣於其家老聖人則不然入太廟每事問謝或人曰是禮也

經 丙午 十有八年春白狄來（不能行朝禮不言朝）○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石買帥是伐曹者衛師然治不罪而晉因其為行人之使執之故書行人以罪晉）○秋齊師伐我北鄙（侯不書齊侯不入竟）○冬十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同圍齊（齊侯數行不義諸侯同心俱圍之）曹伯負芻卒于師（謂當與許男同子武公嗣立）○楚公子午帥師伐鄭

傳 十八年春白狄（狄鮮狄之別名）始來（未嘗與魯接故曰始）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於長子執孫蒯於純留（蒯不書非卿按二邑俱屬山西潞安府）為曹故也（前年衛伐曹獨晉能知石買之伐曹為惡未能知孫蒯之逐君為惡也）

注云此亦戰禱氏禱晉一六祝也而設言禱詞誓盧成遲明公誓之詳所以觀誓之用怨山之彪以盟公之神所以祝晉之系侃皆傳有陥主法

秋齊侯伐我北鄙。中行獻子將伐齊，夢與厲公訟，弗勝。厲公獻子所弒者公以戈擊之，首隊於前，跪而戴之，奉之以走，見梗陽晉邑援今山西清源縣有梗陽故樊○縣直仍反來芳耳反之巫皋。巫名并見之夢他日，見諸道，與之言，同。巫亦夢見獻子與厲公訟巫曰：今茲主必死，若有事於東方，則可以逞。巫知獻子有死徵故勸使快意伐齊獻子許諾。晉侯伐齊，將濟河。獻子以朱絲係玉二瑴，雙玉曰瑴古學反而禱曰：齊環靈公名怙恃其險，負依也其衆庶，棄好背盟，陵虐神主，神主民也謂伐虐殘民人數曾臣彪平公名將率諸侯以討焉，曾臣猶末臣附注曾本訓重諸侯于天子不得言事臣蓋織際以姻神耳其官臣守官之臣偃獻子名實先後之，苟捷有功，無作神羞，官臣偃無敢復濟。假信巫言故以死自誓唯爾有神裁之。沈玉而濟。按此時晉侯親將因統千軍既言曾臣偃復而言官臣偃保然並主之守此又伐國誓師之變也冬十月，會於魯濟，尋湨梁之

昔湨梁之言謂諸侯同伐本非同欲

前七字甚合當日事機

從晏子先逆脫歸一事

覽山與指揮妙知從亦必二字來

齊師之衆半以虛發而遁

言同伐齊（湨梁在十六年盟曰同討不庭）齊侯禦諸平陰（按今屬東平州）塹防門而守之廣里（平陰城南有防防有門于門外作塹橫行廣一里補注此言齊人守平陰之防按此不圍齊平陰未毀圍齊於國都也）夙沙衛曰不能戰莫如守險（謂防門不足為險）弗聽諸侯之士門焉齊人多死范宣子告析文子（齊大夫子家）曰吾知子敢匿情乎魯人莒人皆請以車千乘自其鄉入（秩匿千乘十萬五千人魯莒在齊之東言自北鄉入蓋自求道以入齊）既許之矣若入君必失國子盍圖之子家以告公公恐晏嬰聞之曰君固無勇而又聞是弗能久矣（不能久敵晉）齊侯登巫山以望晉師（按今山東肥城縣西北有孝堂山即齊侯望晉師處）晉人使司馬斥山澤之險雖所不至必旆而疏陳之（補注斥候也將陳建旌旗以為陳故開斥山隱之險）使乘車者左實右偽以旆先（偽以衣服為人形也建旆以先驅）輿曳柴而從之（以揚塵）齊侯見之畏其眾也乃脫（不乘旂幟）歸丙寅

公聲夫鄭路寶川恐師二守原法賀事而晉人三古只佗塵嶼奇幻不可捉摸

人平陰進從齊師將十二國兵紛逃去有輕俊非凡步術快想索消則二子之我亦不可得

晦齊師夜遁師曠告晉侯曰鳥烏之聲樂齊師其遁（鳥烏得空營故樂也）邢伯（晉大夫邢侯）告中行伯（獻子）曰有班馬之聲（夜遁馬不相見故鳴班別也）齊師其遁叔向告晉侯曰城上有烏齊師其遁（按齊師夜遁曰烏烏之聲樂則清晨時也曰班馬之聲溯其背時也城上有烏則防門之城當時所見也）十一月丁卯朔入平陰遂從齊師夙沙衛連大車以塞隧而殿（此衛所欲守險）殖綽郭最曰子殿國師齊之辱也（奄人殿師故以為辱臣偃夙沙衛君之寵臣然嗜國士而賤堅以為既殿齊師而納以為辱士之自蔽也如此）子姑先乎乃代之殿衛殺馬于隘以塞道（恨二子故塞其道決使晉將之按寺人不可用如此）晉州綽及之射殖綽中肩兩矢夾脰曰止將為三軍獲不止將取其衷（不止復欲射兩矢中央）顧曰為私誓州綽曰有如日（言必不殺女勇如川）乃弛弓而自後縛之（反縛也亦云下云其右具丙亦舍兵則此是州綽弛弓也）其右具丙（州綽之右）亦舍兵而縛郭最皆

以分術請攻險提起而一路次拔有既者有不克者有從者有於者有門行邿急風聲所係忽之間使人日晡而勸擂之背底見戲

卻大子郭榮口中指出畢字要接緒語自首要處也

衿甲不解甲面縛坐於中軍之鼓下晉人欲逐歸者魯衛請攻險險固城守者己卯荀偃士匄以中軍克京茲在平陰城東南乙酉魏絳欒盈欒黶死其子盈佐下軍以下軍克邿平陰西有邿山趙武韓起以上軍圍盧弗克十二月戊戌及秦周魯大夫伐雍門之萩趙武及之共伐萩出雍門齊城門音秋范鞅門於雍門其御追喜以戈殺犬於門中殺犬示閒暇孟莊子孺子速斬其橁木名勑倫反以為公琴己亥焚雍門及西郭南郭劉難士弱二子皆大夫率諸侯之師焚申池之竹木壬寅焚東郭北郭范鞅門于揚門齊西門州綽門於東閭齊東門左驂迫還於東門中以枚馬撾數闔門扇也數其版示不恐齊侯駕將走郵棠齊邑今卽墨縣南有甘棠社卽古棠大子與郭榮齊大夫扣馬曰師速而疾畧也言欲畧行其地無久攻意將退矣君何懼焉且社稷之主不可以輕輕則

可以此一字該之則晉何皆服晉不過圍齊而已

失衆君必待之將犯之〔犯闕而行〕〔[illegible]齊侯將〕大子抽劍斷鞅乃止〔音覽〕

短 甲辰東侵及濰南及沂〔濰沂二水名陳懿傳狀晉師之暴〕

自古無弑君之惡而可以功蓋者僅以厲公挫齊敗楚武功最著故欲以伐齊救魯之功慰故君之心寬弑逆之惡此用師之意也通篇以畧字爲主而對面却是無勇之齊侯否則連畧亦不可得也首段同伐齊以上僅窮而反本妖夢見告如後世沈約夢齊明帝斷其舌者則首隊於前無足異也此時正值魯使請師而死期將至詎能久待利在速疾成功以懺生平隱慝覬其沈玉於河以死自誓早爲畧字伏根次段至坐中軍之鼓下此利、閑、疾、也僅志在速疾齊以堅壘固壁之可以不戰而却乃齊侯未過大

敵聞十二國之師便已落胆作塹防門爲斷窺破故士匄

詭辭恐敵齊侯望師輒驚三層膏色相告不是寫晉臣之

明見齊固畏晉晉亦畏齊今日之遁由畏之無勇致之也

二子見獲聊以示威總爲畧字作案晉人欲逐歸者至數

鬬此正爲圖齊也攻險即攻夙沙請守之險邑衞敵者也

七日克京茲十有一日克郝圍盧不克頓兵即當克之而

偎不及待遄撤師同關齊三日閒焚門焚郛焚申池徧及

東西南北極寫師遁而疾又恐人窺破因以伐荻殺犬斬

橫數闘示以從容而不知早爲太子及郭榮指出伎倆也

末段齊侯爲以下見無勇之齊侯方欲逃死而速疾之晉

師已將退步無出略字覺自出師至終總不出此精二語

逆人伐鄭　孔叔起　孔術兼　楚師來

偃

見、兵、威、迅、速。而、晉、氣、已、盡。明年晉揚傳云晉侯先歸。又云未卒事于齊。皆補結此篇畧字意也。齊侯之虐魯四年間。四伐都。六國邑。有可伐之罪。而荀偃欲聚此遂功要諸侯之不盡同者。同圍齊而齊、終、不、服、也。徒、為、暴、而、已。安、得、有、尺、寸、之、功、哉。

鄭子孔欲去諸大夫。（欲專權）將、叛、晉、而、起、楚、師、以、去、之。使告子庚。（楚令尹公子午）子庚弗許。（辭說子孔邪謀得與則鄭禍不為傳者執正由晉人不討舉會之賊致有）楚子聞之。使揚豚尹宜（穀巢揚豚邑大夫名宜）告子庚曰。國人謂不穀主社稷。而不出師。死不從禮。（不能承先君之業死將不得從先君之禮）不穀即位。於今五年。師徒不出。人其以不穀為自逸而忘先君之業矣。大夫圖之。其若之何。（言楚自來成俗武風俗按楚君以息民為忘先君是其術更主意子）

不輕用兵乃正所以利社稷也

子孔召楚師王人一語遽疑朝閒不敢放手爲之只緣求見主人也

甚雨大雨也天雨隨楚師

庚歎曰君王其謂午懷安乎吾以利社稷也見使者稽首而對曰諸侯方睦於晉臣請嘗之（嘗試其難易也）若可君而繼之不可收師而退可以無害君亦無辱子庚帥師治兵於汾（襄城縣東北有汾丘城按今河南開封府屬）於是子蟜伯有子張（公孫黑肱）從鄭伯伐齊子孔子展子西守二子（子展子西）知子孔之謀完守入保（完城郭內保守）子孔不敢會楚師楚師伐鄭次於魚陵（鄭地今在汝州）右師城上棘遂涉潁次于旃然（爲涉潁故于水邊備梁小城以爲遂退之備按上棘今在禹州南旃然水名）蔿子馮公子格率銳師侵費滑胥靡獻於雍梁（胥靡獻于雍梁皆鄭邑）右回梅山（在滎陽東北今鄭州西南有梅山）侵鄭東北至於蟲牢而反子庚門於純門信（再宿也）於城下而還涉於魚齒之下（魚齒山之下有滍水故言涉滍音雉）甚雨及之（楚師南行有大雨從北而南遂及楚師）楚師多凍役徒幾盡（宮誠子庚）

而聞及之三字甫極有罷此段宜入前諸而叙此公楚師敗績

以滌半收見楚子不德而貪子孔不德而叛皆天道所不容也闌天師曠歌南風而知楚師振功史邊作律恃而知兵技光罷栽律與兵二子一之微乎微乎二

上不至沮君下亦不大敗楚師亦見盡忠體國身晉人聞有楚師按在國府聞之齊師曠曰不害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歌者吹律以詠八風南風音微故曰不競也師曠唯歌南北風者聽晉楚之強弱多死聲【林注】多為殺之聲楚必無功董叔曰天道多在西北歲在豕韋月又建亥故曰多在西北羅云此年歲在豕韋一名娵訾亥之次也其月又建亥故曰多在西北南師不時必無功不時稍觸歲月叔向曰在其君之德也言天時地利不如人和按傳言楚子貪暴楚以無功

前篇同國齊諸侯師師在齊楚固職晉之不及救鄭而鄭伯之不在國也外患內變一時伺閒並起子展子西之功良不為小視篇中標子蟜伯有子張從鄭伯伐齊句可見末用師曠等三層作結與前篇師曠之告一節者想見荀值此時齊事未終楚師又告未能恤鄭又將失鄭誠其會

皇故師賻等解之以安其心且以安鄭伯之心也方知前篇圍齊一段伐萩殺犬故示從容正如吳子黃池之會闕越師入國分外侈張其中實驚遽之甚也說者謂圍齊一篇當與後督揚並讀則厲公一夢倍見有勢予謂讀此篇當並讀圍齊一篇幾知荀偃分身無術倍極驚擾傳有前篇不言之隱讀後篇而倍見分明者此類是也

經 丁未十有九年春王正月諸侯盟于祝柯杜解前年圍齊之諸侯也疏云周武王封黃帝之後于祝即祝柯今山東長清縣豐齊鎮北有故祝柯城晉人執邾子公至自伐齊取邾田自漷水取邾田以漷水爲界也季孫宿如晉○葬曹成公○夏衛孫林父帥師伐齊○秋七月辛卯齊侯環卒○公子光立莊○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詳錄所至及還者善得禮○八月丙

渭云此乎盟
篇尾也不曰
還自伐書而
曰還門沂上
圍爲宋救之
畢亦見不成
乎伐齊也
泗上泗上海
謂濟河
注云頭得歲
此逆跌淡

辰仲孫蔑卒。齊殺其大夫高厚。鄭殺其大夫公子嘉。
冬葬齊靈公。城西郛（魯西郭）。叔孫豹會晉士匄于柯（地名）。
城武城（泰山南）
傳十九年春，諸侯還自沂上。盟于督揚。（杜解即祝柯也）曰大毋侵小。
執邾悼公。以其伐我故。（伐魯在十七年【[illegible]】不書以歸旋釋之也既披其田以釋魯城則無附以）
遂次於泗上。疆我田。（正邾魯之界也泗水名）取邾田。自漷水歸之
於我。（邾田在漷水北今更以漷爲界故曰取邾田）晉侯先歸。公享晉大卿於蒲圃、
（六卿過晉）賜之三命之服。軍尉、司馬、司空、輿尉、候奄、皆受一命之
服。（如素戰還之賜[illegible]無先幣）賄荀偃束錦。加璧。乘馬。先吳壽夢之鼎、（荀偃中軍
元帥故特賄之五匹爲束四馬爲乘壽夢吳子乘也獻鼎於魯因以爲名古之獻物必有以先今以璧馬爲鼎之先）荀
偃、癉、疽、（惡創○癉丁但反）生瘍（○音羊）於頭、濟河、及著雍○病、目出、大夫

又添凡都月規劃規定宮曰出

劇示得特留一語死然死而有知公何忘私報果荀偃之誅

先歸者皆反士匄請見○弗內○請後○曰鄭甥荀吳其母鄭女可○士匄中軍佐故問後也○著張慮反二月甲寅卒○而視○不可含○目開口噤宣子盥○音管而撫之○曰事吳敢不如事主○猶視○大夫稱主欒懷子欒盈曰其○爲未○卒○事於齊故也乎○乃復撫之曰主苟終○所不嗣事於齊者有如河○乃瞑受含○闔緘也釋文種擇以爲荀偃病而目出初死其目未合尸也乃合非其所知也傳因其異而記之耳宣子出曰吾淺之爲丈夫也○自恨以私待人

閱濟之師不能正齊之罪舍首惡而但執燕惡之小國非禮討也○晉實六卿荀偃獨受其殃○是諸侯不如晉君而但知執政大夫○撤而罰○褒也○荀偃目出○恆譏之說非也○蓋止是著荀偃之逆報○下是寫士匄之無能○弑君之賊至今漏網○隊首見夢厲公之靈赫矣○無功而還○死有餘恨○目未瞑

此與下篇判晉拜師復師功所謂……

也。句叢于偃。偃之謀。俱句成之。而句之才。又大遜于偃。不以嗣事于齊。慰晩蕭之心。而以私庇其子。阿罪臣之孫。豈知生平奸僞。死見眞性。我躬不閱。遑恤我後。乎傳于偃句更代之時。明晉霸不振。由此二人也

晉欒魴帥師從衞孫文子伐齊。爲懷子之吉故也欒魴欒氏族晉賈縱者

此晉討齊。何以獨書林父。蓋獻公奔齊。林父恐齊之受奔而欲令齊逐之也。故誘晉伐之。傳用一從字。明明是林父主是師。以著林父之惡。而欒魴不足書也。釋經精矣。說承姚氏

季武子如晉拜師。謝伐齊討晉侯享之。范宣子爲政。代荀偃將中軍賦黍苗詩小雅喻晉君勞魯國猶召伯愛季武子興。再拜稽首曰。小國之仰大國也。如百穀之仰膏雨焉。若常膏之。其天下輯睦。豈唯敝邑賦

人皆曰

臧云魯之林鐘其銘鍾惺動蔡然之価乎

注云代讓從四面說

兩段竹以全字冰分

六序 尹吉甫佐天子征伐之詩

范匄曰吾淺之爲丈夫即所謂小丈夫也。一語已盡僕生平。此可爲覇國之執政乎。傳大晉范宣子爲政。晉政所由衰也。季孫公孫賦黍苗。自誇其功是小丈夫行徑而季武下一術字。饑之以誓。又云豈唯敝邑。爲之以恤天下。藥石之言。匄應拜賜。

季武子以所得於齊之兵作林鐘。而銘魯功焉。林鍾律名鑄聲應林鍾

因以鑄銘錄登勳天下之兵爲魯而已 魯鬪之中未足以爲報德尙以爲功哉 臧武仲謂季孫

曰非禮也。夫銘天子令德。[不大於下功銘] 諸侯言時計功。[功動收有得功]

則可大夫稱伐。銘其功。今稱伐則下等也。大夫從大故計功則借人。

也。銘借晉力也。言時則妨民多矣。何以爲銘。且夫大伐小。取其所得。

未懽不必銘
且不敢銘

以作彝器。彝常也謂鐘鼎爲宗廟之常器銘其功烈。以示子孫。昭明德而懲

無禮也。今將借人之力。以救其死。若之何銘之。小國幸於大

國。以勝大而昭所獲焉。以怒之。亡之道也。武爲城西鄆城傳

春秋之季。強臣莫不樹功于國。爲專政要君之地。宿專魯

政。銘會功者。實自表其有功于魯也。武仲直置之不答。有

以觀其心矣。前用三層疊寫。後又抽出借人救死而幸勝

怒鄰。非特無禮。抑且致亡。非特銘之可恥。抑且銘之可危。

後此宿之逐臧孫。正以誅心之論。隱儆于平日也。

齊侯娶于魯。曰顏懿姬。無子。其姪鬷聲姬。生光。以爲大子。兄子

日姪顏懿皆謚○姪姬因以諸子仲子戎子。戎子嬖。禰子云迷中營

爲姬顏懿皆謚○鬷聲皆謚公反諸子仲子戎子。戎子嬖

修諸子諸元諸此諸子丙官之號亥反年

諸子諸姪與此同戎子叢戎女姓子者仲子生牙屬諸

周云欲從其私也以私匿於公其寢遂爲亂公往來無穿逃址

子。屬託戎子。戎子請以爲大子。許之。齊侯許之。仲子曰。不可。廢常不祥。

之廢立之終閒諸侯難。殺孫侯氏之日列閒亦閒浙屬池之閒閒光之立也。列下諸

侯矣。之列書諸侯。今無故而廢之。是專黜諸侯。諸謂侯光之已有而以難。

犯不祥也。君必悔之。公曰。在我而已。遂東大子光。之而能使

高厚傅牙以爲大子。夙沙衛爲少傅。按平崇陰名爲之宮役傳衛之以私後

世正官加師傅之始出高厚以國下齊侯疾。崔杼微逆光。服林此以私繼

嫡而不知其不可之嫡以戎子之。光疾病而立之。光殺戎子。

子光。疾病而立之光殺戎子於下齊侯疾。崔杼微逆光。

也孔疏婦人犯死不殺雖有刑不在朝市。非禮也。婦人無刑。太

五刑之中墨劓則不得不殺。言尸諸朝非禮也。婦人無刑。雖有刑不在朝市。

五月壬辰晦。齊靈公卒。莊公即位。執公子牙於句瀆之丘。以夙沙衛易己。衛奔高唐以

子牙於句瀆之丘。

叛。光殺戎子。公易己。衛奔高唐以叛。

其光獲罪而自立公。其所欲爲甚巳。

資仁二十六

[illegible]之死。未東非光爲之令也 東。禹城縣北有古高唐城

仲子持論甚正。其料事甚明。靈公能用其言。足以全戎子。全牙。全光。而崔杼無專政弑君之禍。春秋賢婦多矣。不欲立其子者。僅見此人。傳特表仲子以罪高厚。

晉士匄侵齊。及穀。聞喪而還。禮也。禮之常。不必待君命。

經詳書之。傳復備載之。以得哀死之禮。不傷仁人孝子之心。士匄第一善政。非徒之爲丈夫矣。而叔梁紇謂宜埧雉請命。何其謬也。向之會。數吳人之不德以其侵喪也。此方不是責人則明。

於四月丁未。於此年四月 鄭公孫蠆卒。赴於晉大夫。范宣子言於晉侯。以其善於伐秦也。十四年晉伐秦子蟜見晉侯師而勸之濟涇 六月晉侯請

以歟哭歎之歸之怒也于迓士匄所延殛矣

於王。王追賜之大路。使以行禮也。大路天子所賜車之總名以行非禮傳言大夫有功則賜服路陳傳也終十四年齊襄傳

伐秦之役。子蟜有先濟之功。荀偃有遷延之罪。不問罪而賞功。非義之公也。伐秦報櫟。何嘗請命王朝。賞功追賜。乃遂以勤天子。皆非禮也。於以見士匄專晉。晉平猶匄而天王下替甚矣。

高厚以罪誅齊之權臣而已

秋八月。齊崔杼殺高厚于灑藍。齊地灑色買反而兼其室。書曰齊殺其大夫。從君於昏也。傳解經不言從杼殺而爲國討文

從君於昏者。傳牙爲太子也。牙既誅則高厚及。此光之志也。故雖杼殺厚。而以國討告。

提起鄭子孔事欲誅張

鄭子孔之爲政也專。專權國人患之。乃討西宮之難。十年尉止等作難西

子孔不唯害身併將其族亂之咎禍烈矣以下按列見殺之故害云叔于侯嵩同以段國一位如傳合不能久媒敘子西公政于產為卿見伏以然十年前亦如一夢

崇云先入此二人下半詳之

而寫孔不言孔知與純門之師（前年子孔召楚師至純門）子孔當罪以其甲及子革子良氏之甲守○（以自守也）甲辰子展子西率國人伐之○殺子孔而分其室○書曰鄭殺其大夫○專也○（亦以國討為文）子然（子革父）子孔宋子之子也○士子孔（子良父）圭嬀之子也（宋子圭嬀皆鄭穆公妾）圭嬀之班亞宋子○而相親也（亞次也）士子孔亦相親也（何記士石經宋本皆作一）僖之四年○子然卒○（鄭僖四年魯襄六年）簡之元年○士子孔卒○（魯襄八年）司徒孔○（即子）實相子革子良之室○（司徒孔與二父相親故相助其子）三室如一（言同心）故及於難○（故二子并及難）子革子良出奔楚○子革（即鄭丹）為右尹○鄭人使子展當國○子西聽政○立子產為卿○（簡公猶幼故大夫當國）

子孔縱殺三卿○子西子產皆父仇也○當復仇之日○子產若真身局外者何也○君子之行事光明磊落不容有曖昧之

私若覬其位而利其財則亂也安得謂之討賊子展鄭賢大夫也有功于國人望所歸茲乘國人弗忍子西逆因子展兩罪並發而子孔誅則誅子孔者子展之力也告之鄭伯明數其罪如子產之于子皙豈非强家之炯鑒哉乃專制自爲并無罪之子革子良逐之而分其室子革之奔鄭材楚用誅何惜也篇中叙二子與子孔同出穆公子孔爲司徒時即相二子之家三家不特同心抑且並富子展子西不特恐其專抑且幾其室而謂子產爲之乎于展僇然當國春秋貴備賢者其罪大矣倘以子產爲卿作結豈爲鄭國得人之慶

齊慶封圍高唐弗克（夙沙衛以叛故圍之）冬十一月齊侯圍之見衛在

是條卷結局

三節連看首尾兩城相對

城上號之乃下（衛下與齊侯語疏云號名也衛已下城不即執取者或有所隔蔽不得取之漢末曹操與馬超對語徐晃與關羽對揖雄敵交言不能相取也○號胡報反）問守備焉以無備告揖之乃登（齊侯以衛告誠揖而禮之欲生之也衛志于致死故不順齊侯之揖而還登城）聞師將傅食高唐人殖綽工僂（皆齊大夫）會夜縋納師（拔衛聞齊侯將傅城故飽食高唐人會暮夜三子乘其無備遂登城上乃從城上懸繩納師○傅音附食音嗣反）醢衛於軍

城西郛懼齊也（前年與晉伐齊又鑄其兵爲鍾故懼）

齊及晉平盟於大隧（闕地）故穆叔會范宣子於柯（齊晉平魯懼齊故爲柯會以自固）穆叔見叔向賦載馳之四章（四章曰控于大邦誰因誰極控引也取其欲引大國以自救助）叔向曰肸敢不承命（叔向度齊未背以盟暇故許救魯湛甘泉曰觀此與加柯之會彌尊以國托晉大夫叔向寧以救許魯大夫政在大夫可見）穆叔歸曰齊猶未也不可以不懼（林與齊猶求服于晉不可以不加所懼）乃城武城（今故城在山東費縣西南）

始則鑄鍾銘伐。繼則懼敵屢城。傳曰懼齊也。穆叔曰齊猶未也。俱照顧作林鍾篇。

衛石共子（石買。卒。悼子石惡之子）不哀。孔成子（衛大夫）曰是謂蹷其本。（蹷猶拔也。蹷求月反）必不有其宗。（爲二十八年石惡出奔傳）

與太子衎可謂是君是臣

經 戊申 二十年春王正月辛亥。仲孫速會莒人盟于向（莒邑）向。夏六月庚申。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盟于澶淵（衛地。又近戚田。在今直隷開州）秋公至自會。仲孫速帥師伐邾。蔡殺其大夫公子燮（蔡莊公子）蔡公子履出奔楚（燮母弟也）。陳侯之弟黃出奔楚（稱弟明無罪也）。叔老如齊。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季孫宿如宋

傳 二十年春及莒平孟莊子會莒人盟于向督揚之盟故也杜氏莒數伐魯前年諸侯盟督揚以和解之故二國自復共盟結其好劉氏向莒邑宣四年取之者本劉莒魯之怨自屬始魯無歲不受兵焉凡盟和好者迄十五年

及盟于澶淵齊成故也齊與晉平

光以篡立內不自安求成於晉說者謂晉不伐喪齊莊感服若吾不致信也士匄何嘗大會諸侯暴光之惡正杼之罪別立賢君庶幾不伐喪者其仁必討賊者其義而比繼桓文矣乃彼以服禮為名此以得成為利遂使崔杼得列於壇坫之側而無敢討夫齊襄無道猶能轘高渠彌而晉則悼助林父不助衛衎荀偃士匄之所以罪不容誅也

邾人驟至以諸侯之事弗能報也驟數也謂十五年十七年伐魯劉氏曰晉人執邾子

此兩人合傳體

二句單合合傳正格

為下叙事開以解經亦屬

又取鄫田何胡求報秋孟莊子伐鄫以報之既盟而又伐之非

黃東發曰澶淵方與鄫同盟矣不宜更伐之也莊子父獻

踰月而盟昔伐鄫急於撫魯酹賀臧敬曰非也莊子欲保

世允宗術不事事則叔季收之矣

蔡公子燮欲以蔡之晉背楚蔡人殺之公子履其母弟也故出

奔楚與兄同謀故陳慶虎慶寅二慶陳卿畏公子黃之偪恐黃偪奪其政愬諸

楚曰與蔡司馬卽公子燮同謀謂欲之晉楚人以為討討黃陳公子黃出

奔楚初蔡文侯欲事晉曰先君文侯父莊侯甲午也與於踐土之

盟在僖二十八年晉不可弃且兄弟也畏楚不能行而卒宣十七年文侯卒

楚人使蔡無常徵發無準公子燮求從先君以利蔡不能而死林解與蔡人不相能也

書曰蔡殺其大夫公子燮言不與民同欲也接以迹衆

凡夾敘皆以一筆作間隔此獨以兩事分敘兩段中間插兩書法作權衡法又變

告陳侯之弟黃出奔楚言非其罪也。稱弟罪陳侯及二慶公子黃將出奔。呼于國曰慶氏無道求專陳國。暴蔑其君而去其親五年不滅。是無天也。為二十三年陳殺二慶傳

此兩國非而數追起於楚傳云不與民同欲言國人皆少楚之威。而變獨不然。是以死也。傳蓋惡楚人之懸。傷晉伯之衰。從義者之不得遂其志而禍其身。故稱國以殺不去國人殺之也。二慶欲專陳。即以與蔡同謀獵黃。楚即以是為討。楚氣如此。蔡人所以寧弒先君而殺燮也。皆由晉人之弃陳蔡。故二國反正無門此合傳之意也。

皆一初字為聘字也

齊子初聘于齊禮也。齊晉有怨輒構難絕今好復通故曰初修好息民故曰禮

冬季武子如宋。報向戌之聘也。向戌聘十五年褚師段共公子子石逆

賦臣未得不
有文不

之以受享（逆以入國受享禮）賦常棣之七章以卒（武子賦也七章以卒盡八章言二國好合宜其室家相親如兄弟）宋人重賄之。歸復命。公享之。賦魚麗之卒章。（詩小雅卒章曰物其有矣唯其時矣喻時宋得其時）公賦南山有臺。（詩小雅喻武子使能爲國光輝）武子去所曰。臣不堪也。（去所辟席）

邾莒既平。齊難未息。得從容聘享燕樂賦詩。鑄鐘銘功。至此方不驚擾。

衛甯惠子疾。召悼子（甯喜）曰。吾得罪於君。悔而無及也。名藏在諸侯之策。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孫甯逐衛獻公在十四年）君入則掩之。（掩惡）若能掩之。則吾子也。若不能。猶有鬼神。吾有餒而已。不來食矣。悼子許諾。惠子遂卒。（爲二十六年衛侯歸傳）則寧喜將奈何。曰致死力隣

此亂命也。則爲孫甯所立君衛已七年。數列于諸侯。甯殖

以復術命其子則將置國于何地是無補于已之死君而又增其子之弑君也

受業毛　昇　增參
男　埰　垣　校
西明　姜炳璋　輯

襄公五

經　己酉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按公羊是年十一月庚子孔子生穀梁作十月杜氏從史記作二十二年詳見孔子卒下公如晉。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杜註以邑出奔言來奔內外之辭森解于是公羊在齊漆閭丘二邑皆今山東鄒縣境。夏公至自晉。秋晉欒盈出奔楚。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按此年與二十四年皆比月日食先儒據歷家言一行皆謂無比月頻食之理黃梨州據西歷言日食之後越五月越六月皆能再食是一年兩食者有之更無此月而食者杜預自謂推春秋日食合者三十五其人也又但

徐云起三伯
立柔如山

宜我聽得多
盜而左氏說
來見例益與
孤訣術也姪

林石氏謂漢時亦有頻食者高帝三年文帝前三年十月晦十一月晦是也說者並存○曹伯來朝○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于商任地闕

傳二十一年春公如晉拜師及取邾田也○註謂十八年伐齊之師漷水之田經荃悼公之伯公如晉四不立六年公如晉一蓋事晉之禮出于大夫而不以公朝為罪也公之朝不如大夫之聘也邾庶其邾大夫以漆閭丘來奔註逃受三叛皆非君命公如晉而庶其以漆閭丘來昭公如晉而牟夷以牟婁防茲來昭公在乾侯而黑肱以濫來然則貢為賊淵者帷季氏季武子以公姑姊妻之計公年不得有未嫁姑姊蓋寡者二人疑云襄公成公之子成公即位二年已命太子公衡質楚則衡年十五六矣成公即位之初已三十有餘許至于今七十許歲其姊雖存安可以妻庶其職或曰列女傳梁有節姑姊謂父之妹此云姑姊亦父之娣一人耳然皆非出公襄公也襄至此二十五歲此宗女中輩行尊于公為姑輩行同于公而差長為姊者家有二人杜解是也○皆有賜於其從者於是魯多盜季孫謂臧武仲曰子盍詰治也盜武仲曰不可詰也紇又不能季孫曰我有四封

辨分二柱下逐層承應

一段虛說用宜承

一段引說用述承徐云大次小分外奇且則盜心與霄論朽汙不欲語正相同

昭云晚近世沙桴鼓不鳴圖無足現

而詰其盜何故不可子爲司寇將盜是務去若之何不能武仲曰子召外盜而大禮焉何以止吾盜（吾謂國中）子爲正卿而來外盜使紇去之將何以能庶其竊邑於邾以來子以姬氏妻之而與之邑（使食漆閭丘）其從者皆有賜焉若大盜禮焉以君之姑姊與其大邑其次皁牧輿馬（給其賤役從皁至牧凡八等之人號云謂皁輿隸僚僕臺圉牧也）其小者衣裳劍帶是賞盜也賞而去之其或難焉紇也閒之在上位者洒濯其心壹以待人軌度其信可明徵也而後可以治人（欲驗也接執度法度也言人臣當洗滌其邪心待人事一不貳文必以法度行其忠誠無一毫）（踰分則此心隨處可驗而人自服　洒西禮反）夫上之所爲民之歸也上所不爲而民或爲之是以加刑罰焉而莫敢不懲若上之所爲而民亦爲之乃其所也又可禁乎夏書曰念茲在茲（逸書也茲此也謂行此事當念也）

此見世家遺直不阿補皆而秉不能容不二年逐之

使可施之于此就云尚書大禹謨釋茲在茲釋除也謂欲有所治除于人亦當也顧已得無亦有之名言
茲在茲名此事言此事皆宿介可施于此允出茲在茲允信也信出于此則著亦在此惟帝
念功言帝念功則功成也將謂由已壹也信由已壹而後功可念也接思
旒之德由于已之不耽而後守之軌奉法而功可圖也庶其非卿也○以地來雖賤必書重
地也取地故書其人其人書則惡名彰以懲不義羅甚是敖人爲盜耳自後言牟夷邾黑肱接踵而至補注私言大
夫列于諸侯之會無以名見者此皆以接我書葉氏駁之非

庶其之納○言賞盜而歸於酒淵其心蓋二邑之來欲爲已
有○是利心也○將公在晉而季受之以公之姑姊妻之○則其
無君之心○尚可言哉○人臣無貳心故能專一○無肆心故合
軌度○今則不知公室是貳心也○專制自爲是敗度也○盜邑
奪之矣○字字刺其無君之心○然不曰事君而曰待人

崔杼公子用陳氏皆衛杼爲之下是大惜禍歸于杼

于弭盜推進一層使之默喻亦立言之妙也

齊侯使慶佐（崔杼黨）爲大夫復討公子牙之黨執公子買于句瀆之丘公子鉏來奔叔孫還奔燕（三子公族）夏楚子庚卒楚子使薳子馮爲令尹訪於申叔豫（叔豫叔時孫）叔豫曰國多寵而王弱國不可爲也遂以疾辭方暑闕地下冰而牀焉重繭衣裘鮮食而寢（繭綿衣）楚子使醫視之復曰瘠則甚矣而血氣未動（言無疾）乃使子南（公子追舒）爲令尹（爲二十二年殺追舒傳）

令尹昔日越椒惟恐不得者馮加人一等矣然此時楚康少年銳于獵要無如晉席悼公餘烈無隙可乘國多寵而王弱其托辭也

欒桓子（欒黶）娶於范宣子生懷子（盈也）范鞅以其亡也怨欒氏

盈恨其母之淫懼出告罪於[illegible]之上祁乃誣其所出之子滅其夫之宗為從來淫奔所未有都毀[illegible]道氏[illegible]故以[illegible]欺[illegible]之以所[illegible]三[illegible]父若[illegible]止知父與不顧父之身已亦北知有父更不得顧已之子而抑知非也宣子自有心病

年欒黶選逐范鞅使奔秦挾先著范鞅 怨欒氏一語別以鞅為之徵知非無故 故與欒盈為公族大

夫而不相能。桓子卒。欒祁 桓子妻范宣子女 之母范氏堯後祁姓 與其老州賓

林解欒 氏家至 通。幾亡室矣。言亂 甚 懷子患之。祁懼其討也。愬諸宣子

曰。盈將為亂。以范氏為死桓主 欒黶 而專政矣。林解謂盈以范 氏欺黶已死而

專晉國 之政 曰。吾父逐鞅也。不怒而以寵報之 謂宣子不為黶貴 鞅鞅而反與鞅寵

位。又與吾同官而專之 同為公族大夫 而鞅專其權勢 吾父死而益富。死吾

父而專於國。有死而已。吾蔑從之矣 言宣子專政盈 欲以死作難 其謀如

是。懼害於主。吾不敢不言。范鞅為之徵 證其 有此 懷子好施。士多

歸之。宣子畏其多士也。信之。懷子為下卿 下軍 佐 宣子使城著

晉邑 直略反 而遂逐之 在外 易逐 秋。欒盈出奔楚 投弟晉竊也欲 困楚力以厭晉 宣子

殺箕遺。黃淵。嘉父。司空靖。邴豫。董叔。邴師。申書。羊舌虎 叔向 弟

然士鮒之

徐云此段寫叔向從容洽上下文勢便覺

不棄不失不是欲以教叔向正是讚服初宣子賢應前知字

徐云老成人存益國家類

叔羆。〔十子皆晉大夫欒盈之黨也〕囚伯華叔向籍偃。〔籍偃上軍司馬〕入謂叔向曰。子離於罪。其為不知乎。〔譏其受囚而不能去〕叔向曰。與其死亡若何。〔言雖囚何若于死亡〕詩曰。優哉游哉。聊以卒歲。知也。〔詩小雅。言君子優游于衰世所以辟害卒其壽是亦知也〕樂王鮒〔晉大夫欒桓子。音附〕見叔向曰。吾為子請。叔向弗應。出不拜。其人皆咎叔向。叔向曰。必祁大夫。〔祁奚也。食邑于祁。因以為氏〕室老聞之曰。樂王鮒言於君無不行。求赦吾子。吾子不許。祁大夫所不能也。而曰必由之。何也。叔向曰。樂王鮒從君者也。何能行。祁大夫外舉不棄讎。內舉不失親。其獨遺我乎。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詩大雅。言德行直則天下順之〕夫子覺者也。〔覺較然正直〕晉侯問叔向之罪於樂王鮒。對曰。不棄其親。其有焉。〔言叔向篤親親必與叔虎同謀〕於是祁奚老矣。〔老去公族大夫〕聞之。乘馹而見宣子曰。詩曰。惠我

如此

注云上兩引詩作然此兩引書作起既所引又變化引註以文子君臣陪出兄弟千古所感誦得創都與前不拜不謝相底實生龍蛇孰與虎相類者也邪小人[illegible]

無疆子孫保之（詩周頌也言文武有惠訓之德加于百姓故子孫保賴之）書曰聖有謨勳明徵定保（逸書謨謀也勳功也言聖哲有謨功者當明徵信定安之疏云夏書亂征文○謨莫胡反）夫謀而鮮過惠訓不倦者叔向有焉社稷之固也猶將十世宥之以勸能者今壹不免其身（壹以弟故）以棄社稷不亦惑乎鯀殛而禹興伊尹放太甲而相之卒無怨色管蔡為戮周公右王若之何其以虎也棄社稷子為善誰敢不勉多殺何為宣子說與之乘以言諸公而免之（共載入見公）不見叔向而歸（言為國非私叔向）叔向亦不告免焉而朝（不告謝之明不為已）初叔向之母妒叔虎之母美而不使（不使見叔向父）其子皆諫其母其母曰深山大澤實生龍蛇（言非常之地多生非常之物）彼美余懼其生龍蛇以禍女女敝（衰壞也）族也國多大寵（六卿專權）不仁人間之不亦難乎余何愛焉使往視

[illegible]

爰生叔虎。美而有勇力。欒懷子嬖之。故羊舌氏之族及於難。

欒盈過於周。周西鄙掠之。（劫掠財物）辭於行人曰。天子陪臣盈（諸侯之臣曰陪臣）。得罪於王之守臣。（守臣范宣子也行人王官）將逃罪。罪重于郊甸。（郭外曰郊郊外曰甸言得罪晉國又見掠於郊甸）無所伏竄。敢布其死。昔陪臣書能輸力于王室。王施惠焉。（書盈祖父欒書也輸力謂相晉以翼戴天子）其子黶不能保任其父之勞。大君（謂天子）若不棄書之力。亡臣猶有所逃。若棄書之力。而思黶之罪。臣戮餘也。將歸死於尉氏。（尉氏討姦之官）不敢還矣。敢布四體。（言無所隱）唯大君命焉。王曰。尤而效之。其又甚焉。（尤晉逐盈而自掠之是效尤）使司徒禁掠欒氏者。歸所取焉。使候出諸轘轅。（候送迎賓客之官也轘轅關名）按今河南登封縣西南有轘轅山。

傳見欒氏積惡有可亡之道而范匄專殺有可誅之罪無

如王綱不振任其肆行也有罪之孽原不足以庇子孫郤輸力之書害趙宗三郤并弑其君世稔其惡如此豈足以保族而長世天不過取償于厲而假手權臣以誅之讀過周一段追叙所及傳之微意隱躍可思然范匄之逐不過出於平日之私怨非真能明正國法也故其專政之罪郤早于淫祁口中逗出一則曰死桓主而專政再則曰與吾同官而專之三則曰死吾父而專于國一字奚書愈提愈醒在祁第借以行其讒豈知斧鉞之誅即在是哉殺十八人囚三人上大胥宜于祁大夫不乘馹見晉侯但見宣子傳文甚明矣叔向之母以下見寫叔虎之足以滅其族即知發叔虎者之足以傾其宗我足盈奔一層末結出王曰允

乎不君自不
臣偏怪二侯
之敬
困學紀聞范
武子之德木
於宋事何以
于不能守家
好乃欲女加
之惡信乎欲
之讒鋤盈欲
頭遂逐晉國
作亂已矣耳
得而言矣士
匄哉

而效之一尤定正坐實范匄而禁掠歸取數帤又見亡者自亡尊者自尊赫赫宗周不過如邊邑小吏送往迎來而已衰世之氣象如是

冬。曹武公來朝。始見也即位三年始來見公

會于商任。錮欒氏也。禁錮欒盈使諸侯不得受齊侯衛侯不敬。叔向曰。二君者必不免。會朝禮之經也。禮政之輿也。政身之守也。怠禮失政。失政不立。是以亂也。爲二十五年齊弒光二十六年衛弒剽傳

晉文之世。權在諸侯。以諸侯而名天子。則溫之會也。晉平之世。權在大夫。以大夫而役諸侯。則商任之會也。士匄惡欒盈。聯九國之諸侯以極之于其所往。故齊衛二君黨盈而謀匄。晉國大亂。然則亂晉者匄也。叔向但知責齊衛而

用人之準

一雄字托起下鳴

陳云蛛蜜換爭以衛身卻所衛薦以扞禦人君何可一日無爪牙士鮮得務此則無也

身之罪不敢言

知起中行喜州綽邢蒯四子晉大夫出奔齊皆欒氏之黨也樂王鮒謂范宣子曰盍反州綽邢蒯勇士也宣子曰彼欒氏之勇也余何獲焉言不爲已用王鮒曰子爲彼欒氏乃亦子之勇也言子待之如欒氏亦爲子用也

齊莊公朝指殖綽郭最曰是寡人之雄也稱盛雄猶勇也州綽曰君以爲雄誰敢不雄然臣不敏平陰之役先二子鳴十八年晉伐齊及平陰州綽獲殖綽郭最故自比于雞鬭勝而先鳴莊公爲勇爵所造爵酒器識之以勝勇士因名勇爵殖綽郭最欲與焉自以爲勇州綽曰東閭之役在十八年臣左驂迫還于門中識其枚數扶疏云枚馬檛也數板賊也謂以枚數門板之數也其可以與於此乎

公曰子爲晉君也對曰臣爲隸新言但爲餘隸向新耳然二子者譬於

禽獸臣食其肉而寢處其皮矣 言當列

管射鉤而相齊桓能之王鮒言于何不知人矣然州

綽用于晉無能免欒氏之難用于齊無能救崔杼之危好

勇而不知義無益人國也欒盈多勇士所以滅其族齊莊

多勇士所以亡其身

經 庚戌 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夏四月。秋七月

辛酉叔老卒 叔老子叔齊子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

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沙隨。公至自會。楚殺其大

夫公子追舒

傳 二十二年春臧武仲如晉。注疑公將遵會之守聘者武仲爲公謝不敢稽遲非公命故 雨

過御叔 魯御邑大夫 御叔在其邑將飲酒曰焉用聖人 武仲多知

何用聖人此識發文法古

時人謂之聖。我將飲酒而已，雨行，何以聖為。穆叔聞之曰：不可使也，而傲使人，國之蠹也。令倍其賦。（古者家有國邑，故以重賦為罰。）

（言御叔不任使四方。傳言穆叔能用公賦，諸侯之臣采邑亦當三分而二入于公也。一說賦為罰三分之一。）

夏，晉人徵朝於鄭。鄭人使少正（鄭卿官）公孫僑對曰：在晉先君悼公九年，我寡君於是即位。（襄八年即位）即位八月，而我先大夫子駟從寡君以朝於執事。執事不禮於寡君，寡君懼，因是行也，我二年六月朝於楚，晉是以有戲之役。（在九年）楚人猶競，而申禮於敝邑。敝邑欲從執事，而懼為大尤，曰晉其謂我不共有禮，是以不敢攜貳於楚。我四年三月，先大夫子蟜又從寡君以觀釁於楚，（言觀楚釁隙可伐否）晉於是乎有蕭

皎以上新以
心悅誠服從
從當說山一
詐說耍之齊
以反形介之
不然

爲三湨梁之
明年六數役
蕭魚之役文
前用作對此
用作析

汪云不朝句
找補一筆意
更醒足

魚之役（在十一年）謂我敝邑邇在晉國譬諸草木吾臭味也（言同姓）故而何敢差池（不齊一）楚亦不競寡君盡其土實（土地所有）重之以宗器（宗廟陳鼎之寶器彝之屬）以受齊盟（齊同也）遂帥羣臣隨於執事以會歲終（正朝）貳於楚者子侯石盂（石鄭）歸而討之（秋盤黃偽詞也其實鄭使石與告罷丁是遊人執之）湨梁之明年（湨梁在十六年）子蟜老矣公孫夏從寡君以朝於君見於嘗酎（酒之新熟重者爲酎嘗新飲酒爲嘗酎月令孟夏天子飲酎用禮樂限之酒也希酒至其又始成寶肖謂夏祭二十貞又反）與執燔焉（助祭胙祭肉也）間二年聞君將靖東夏（謂二十年）四月又朝以聽事期（先溢淵二月往朝以聚會期）不朝之間無歲不聘無役不從以大國政令之無常國家罷病不虞荐至（荐仍也按國家指鄭不虞謂憂患也罷音皮）無日不惕豈敢忘職大國若安定之其朝夕在庭何辱命焉（言自將往不須來名）若不恤其患而

其稱仇讎是辭

以爲口實口實但有其言而已其無乃不堪任命而翦爲仇讎翦削也言見剝削不堪命則成仇讎敝邑是懼其敢忘君命委諸執事執事實重圖之爲言子產有詞所以免大國之討霸法亂與文叔齊論魯寀皆以見伯政無餘諸侯不勝其勞苛之不藏以此

士匄貪鄙性成而中行已死欒氏又逐自以爲大權獨攬

嫉我所爲矣此名爲徵朝實爲徵幣卽假羽毛於齊之故

習也子產以爲小人可以剛勝而貪夫不難較彼是徵

朝聘就徵幣上立論大手筆楚次寫以見悼公服鄭之難

又見鄭人從楚之易前車之鑒瞭然蕭魚歸晉之後三朝

晉君不朝之歲命使相繼在鄭可謂有禮而介以不勤見

欲非不知其意旨特以鄭當罷敝之餘災患荐至賦有不

堪恐索以應大國之求祈假使無所徵求不須幣帛而安

定之則鄭君何妨朝夕在庭君意別有在而以徵朝爲口實則谿壑難盈區區之鄭不堪任命矣此將楚方有志中原特無隙可乘耳而迫鄭使叛何難含無禮而鬱澤於中禮者哉抑歲時貢獻將爲仇讎有也通篇並不提起貨賄等字語語抗其徵朝求所訴斥其黷貨明目張膽中仍自隱躍使之自會子產辭命此見一斑

秋欒盈自楚適齊晏平仲言於齊侯曰商任之會受命於晉受御欒氏之命今納欒氏將安用之小所以事大信也失信不立君其圖之弗聽退告陳文子曰君人執信臣人執共忠信篤敬上下同之天之道也君自棄也弗能久矣爲二十五年齊弒其君光傳

欒盈奔楚楚不伐晉納盈如陳侯之弟黃者以晉之彊蓋

名首與爰子聯卿勢所見學徇鍾選緒日哲不在國又不在民而在能然之大家則外郡糊因徇郡丹彬不人見敵史以防廷惧換

使猶睦也。然楚不敢竊而齊欲竊之亦不知量矣。

九月鄭公孫黑肱遺有疾歸邑于公。召室老宗人立段。子石黑肱子而使黜官、無多受職薄祭。祭以特羊。殷以少牢。四時祀以一羊三年盛祭以牢承殷盛也許云少牢饋食禮者諸侯之大夫時祭之禮也祭用少牢于禘薄祭於用特羊禮記大夫有善于君祫及五世故子孫有殷祭足以供祀盡。歸其餘邑曰吾聞之生於亂世貴而能貧。民無求焉可以後亡。敬共事君與二三子。生在敬戒。不在富也。己巳伯張卒。君子曰善戒。詩曰慎爾侯度用戒不虞。鄭子張其有焉。詩大雅侯維也義取慎法度戒未然

是時世卿驕貴巨室富强不保其家遂滅其族而宋之子罕不貪為寶鄭之子張貴而能貧皆空谷之足音實保家之主身也但念其三人身自任列三家于公室見其自為休

此篇先宜定賓主子南是主子馮是賓而斗與尉子

父專欶。處處關照

冬，會于沙隨，復錮欒氏也。晉知欒盈在齊，故復錮也。欒盈猶在齊。晏子曰：禍將作矣，齊將伐晉，不可以不懼。為明年齊伐晉假呂龍而合諸侯，使無所容于天地之間，安得不作亂。然抱火救薪，返使滅族，盈之罪也。

欒盈在齊，沙隨之會，十國意在齊，莊也止盈出齊耳，而大書錮欒氏，則欒、樂、欒、魴，及欒氏之族從盈者，皆在所錮中，而盈黨益同，范匃外謗已極，傳特書之爲戒。

楚觀起有寵於令尹子南，未益祿而有馬數十乘。言子南偏寵觀起合宮。楚人患之，王將討焉。子南之子棄疾為王御士。御王車者。王每見之必泣。棄疾曰：君三泣臣矣，敢問誰之罪也。王曰：令尹之不能，爾所知也。國將討焉，爾其居乎。問能止事我否。對曰：父戮子居。

而而後半章十焉亦是反形乎而也是但實陷主法必作所人台傳則經但書殺追舒耳何與子為事而台于此

諸云棄疾君父之際可謂難矣君子不幸處此將甚之何曰順命而去乎公身父司寇可也

君爲用之、濫命重刑、濫濫君命罪之尊臣亦不爲、王遂殺子南於朝、轘觀起於四竟、車裂以徇於不辜轘之使人晉能施知此刑父子諸輒殺於子南之臣。謂棄疾請徙子尸於朝。子南屍欲取殯犯命曰、君臣有禮、唯二三子。不欲犯命殺尸少忍言三日。棄疾請尸。王許之。既葬。其徒曰。行乎。曰。吾與殺吾父。行將焉入。曰。然則臣王乎。曰。棄父事讎。吾弗忍也。遂縊而死。傳稱康王與子南謀子南失君臣之義而有殺父之罪棄疾而可不使子南無罪告其父而逃之如其父死而有殺其父者是有事可之日其罪之君知臣於君之古命尹公子齮。五綺反爲司馬。屈建爲莫敖。有寵於薳子者八人、皆無祿而多馬。八人馬不食以及爲材以上有寵者言而食八人非可知恬修之習中以不免。他日朝。與申叔豫言。弗應而退。從之。入於人中。申叔欲與子不見申叔之語。又從之。遂歸。退朝。見之。曰。子三困我於朝。吾懼

徐云宋何不是卑收還子巳退抱子南

不敢不見吾過子姑告我何疾我也對曰吾不免是懼何敢告子（言恐與子并罪故不敢與子語）曰何故對曰昔觀起有寵於子南子南得罪觀起車裂何故不懼自御而歸不能當道（遺子恐懼意不在御）至謂八人者曰吾見申叔夫子所謂生死而肉骨也（已死代生白骨更肉）知我者如夫子（謂申叔也如夫子謂以義臣已）則可不然請止（止不相知）辭八人者而後王安之（[illegible][illegible]傳言楚亟殺大夫人多自危）

傳書一事援一求爲證有似兩人合傳其實全爲本事相形也蓋子南有一觀起子馮有八觀起叔豫能全子馮又能全所寵八人而康欲全子南之賢子而不得三泣臣與三困我相對泣之者求其生乃速之死困之者懼其死乃致之生何相反若此則以康之殺子南慮心積慮之既久

也其曰令尹不能不能何事竟未明言而棄疾亦若心知其隱情而不求其故蓋康五年不出師自謂死不從禮子庚一出無功益怨故屢趣出師而子南不可耳其所謂不能者即子庚所謂懷安也然子馮繼爲令尹三年中未嘗將兵且諫伐舒鳩其見正與子南同何以不殺子馮不知子馮辭八人而消約自守蓋信其無他也子南寵觀起不益祿而有馬數十乘非攬權納賄何以得之子南之富盛必有什百於觀起者然且不能慷慨赴功則疑其有異志而如椒之强而叛也否則如辛與王夫之貪而失諸侯也故子南子馮皆康之所謂不能而於子馮無所忌而安之於子南有所忌而殺之也特此意不便顯言於棄疾故專

就不能立言。蓋疑忌固結於中。有非語言規諷之所能移者。亦疾所爲求乎無策也。

十二月。鄭游眅（公孫蠆子）將如晉。未出竟。遭逆妻者。奪之以館於邑。（舍止其邑）丁巳。其夫攻子明。（即眅）殺之。以其妻行。子展廢良（眅子）而立大叔。（眅弟）曰。國卿。君之貳也。民之主也。不可以苟。請舍子明之類。（良子明有罪而不賢故）求亡妻者。使復其所。使游氏勿怨。（鄭因不討游氏之人所以抑強族報讎之亦）曰。無昭惡也。（稱正無昭子明之惡）

子展力抑強家而立賢者。尤是經國要術。

經 二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三月己巳。杞伯匄卒。（弟文公立）夏。邾畀我來奔。（杜疑畀我是庶其之黨同有竊邑叛君之罪來奔故）葬杞孝公。陳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罪其事因叛君言及史異）

辭無義例 陳侯之弟黃自楚歸于陳 諸侯納之曰歸黃 自理得直故爲楚所討 ○晉欒盈復入于晉 以惡入曰復入 入于曲沃 兵敗奔曲沃據此沃邑遂 與君爭非欲出附他國故 叛不言 ○秋齊侯伐衛遂伐晉 兩事故言遂 齊始伐盟主 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 晉地豹救晉待命于雍榆故書次 今直隸濬縣西南有雍榆城 ○己卯仲孫速卒 孟莊子也 ○冬十月乙亥臧孫紇出奔邾 被季氏以私 門斬關告諸侯 ○晉人殺欒盈 ○齊侯襲莒 輕行掩其不備曰襲因伐晉 遂襲莒不言遂者間有事[illegible]

解 春秋書葬者凡特筆也

傳 二十三年春杞孝公卒○晉悼夫人喪之 杜解晉平公母杞孝公姊妹○喪如字 平公不徹樂非禮也○禮爲鄰國闕 諸侯絕期故以鄰國 責之衛正杞孝公晉平公之舅尊同不降當服緦麻三月言 鄰國之喪且猶徹樂況於母之弟乎 陳侯如楚 朝也 公子黃愬二慶 虎寅 於楚○楚人召之○ 二十年二 [illegible]

以陳侯謝罪以助陳侯討賊因卽納武似山陳侯命師其論遇于楚推而戮人則互見其肺肝

衎楚自謁今陳侯往楚乃信黃為召二慶使慶樂二慶之族往殺之二慶畏誅故不敢自往慶氏以陳叛因陳侯在楚而叛之不書叛不以叛告夏屈建楚莫敖從陳侯圍陳陳人城治城以拒君板隊而殺人役人相命各殺其長長以怒其板隊遂殺築人故役人怒而作亂遂殺慶虎慶寅楚人納公子黃冒譖黃挾楚勢以制兄天偏滅衣君子謂慶氏不義不可肆也肆放也故書曰惟命不于常周書康誥言有義則存無義則亡

楚為陳討二慶、陳侯在師而不書圍、二慶拒守而不書叛、黃歸而書自楚、何也、傳以為二慶畏黃之偪、愬于楚、謂黃貳于晉也。陳侯與黃亦愬曰二慶詐也、于是楚子挾陳侯圍陳、二慶畏楚、遂拒守、焉是楚之圍陳、利陳耳。非公義也。二慶之拒守。畏楚耳。非叛君也。二慶之誅、由于民叛、楚不

此晉留中死戰而郤以嫁女起引出主客俱作對人

天之所廢誰能興之是道霸主腦

欒盈一路說秘至人斧伐

得而誅也。黃由楚而歸，非君命也。故二廢不藝也，而其蔡

不得爲義。其釋經備矣。

晉將嫁女於吳按同姓爲晉盟主昭之何怪曾昭齊侯使析歸父媵之。按媵

送媵非削以踰父爲媵也否則公子爲嬖嫁人之請以藩載

亦將以結爲賤孚攻引此爲男子爲結之證者譏也爾

欒盈及其士使若媵妾在共中納諸曲沃

欒盈夜見胥午而告之。對曰：不可。

天之所廢，誰能興之？子必不免。吾非愛死也，知不集也。成

盈曰：雖然，因子而死，吾無悔矣。我實不天，子無咎焉。

將洮子之告也於欒非然而死乃我自不爲天所許諾。伏之，而觴曲沃人。

樂作，午言曰：今也得欒孺子，何如？對曰：得主而爲之死，猶

不死也。皆歎，有泣者。爵行，又言，皆曰：得主，何貳之有！盈出，徧

拜之。四月，欒盈帥曲沃之甲，因魏獻子以晝入絳。初，

欒盈佐魏莊子於下軍，獻子私焉，故因之。趙氏

以原屏之難怨欒氏，韓趙方睦。

中行氏以伐秦之役怨欒氏，而固與范氏和親。

知悼子少，而聽於中行氏。程鄭嬖於公。

唯魏氏及七輿大夫與之。樂王鮒侍坐

於范宣子。或告曰：「欒氏至矣。」宣子懼。桓子曰：「奉君以走

固宮，必無害也。且欒氏多怨，子為政，欒氏自外，子在位，其利

多矣○既有○利○權○又○執○民柄○將何懼焉欒氏所得其唯

魏氏乎○而可強取也○夫克亂在權○子無懈矣

公有姻喪○王鮒使宣子墨縗冒絰○二婦人輦以如公○奉公以如固宮

范鞅逆魏舒○則成列既乘○將逆欒氏矣○趨進○曰○欒氏帥賊以入○鞅之父與二三子在君所矣○使鞅逆吾子○鞅請驂乘○持帶○遂超乘○右撫劍○左援帶○命驅之出○僕請○鞅曰○之公○宣子逆諸階○執其手○賂之以曲沃

初○斐豹○隸也○著於丹書

書（犯罪沒為官奴以丹書其罪）欒氏之力臣曰督戎國人懼之斐豹謂宣子曰苟焚丹書我殺督戎宣子喜曰而殺之所不請於君焚丹書者有如日乃出豹而閉之（閉門外）督戎從之踰隱而待之（隱短牆也）督戎踰入豹自後擊而殺之范氏之徒在臺後欒氏乘公門宣子謂鞅曰矢及君屋死之鞅用劍以帥卒欒氏退攝車從之遇欒樂曰樂免之死將訟女於天樂射之不中又注則乘槐本而覆或以戟鉤之斷肘而死欒魴傷欒盈奔曲沃晉人圍之

盈非有書之弑靡之侈徒失貴臣之心遂有擁者之逐使終老翟荆君子惜之而資齊入國欲爲宗邦不啻叛者原其初心也書復入晉入者正其本非也傳分五段　第一段述欒盈入晉之由蒞祇盈及其士便伏樂紡欒樂督戎[illegible]之背作料事似明任事似明曲沃人懐舊似義然皆逆[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君國人愛之不忘欒盈出奔邑人樂爲效死言欒氏世有厚施人食其利故知有欒氏而不知君父觀下王餅語提出既有利權又執民柄何之所以勝下卽欒之所以誘胥午與曲沃人者乎　二段申明盈因魏獻之由而公與諸卿咸怨助之者歟　三段王餅畫策第一著在承君老國宮慴臣乎日目無君父而臨難時每挾君以

自亞下文在于君所請于君矣及君屈每提出君字以靖罕克節二者在弼取魏氏六卿惟魏與盈通觀下旣乘欲逆早有使命往來遲之則生變急之則易犀 四段是强刼魏舒綵盈入晉恰有歸父勝女一事湊機士句如公恰有夫人姻喪一事作合其取魏氏也超乘撫劍刼之以威執手賂邑啗之以利總見士句父子一段脊皇情景 末段晉戎殺而欒氏之黨盡貨遺賁淵等十八句敘之知起中行喜五人句逐之所留一督戎耳句徒知急則求人丹書可焚獨不知網開一面兩網可已乎督戎旣死欒氏乘門句以死戰勉子賁以大義勵衆觀下帥卒二字可見欒樂射之不中槐本覆車隱然天欲廢欒誰能與之爲士句

此一段寫齊[illegible]

一路以勢利驅人。而勢利不能驅者。又有天幸焉非盡餘伺隙小謀之與臧也。胥午提出天之所廢。末歸結於此。盡欒書荀偃實弑厲公。偃則隊首出目。天已顯示其戮。惟書者終幾謂天不可逃。乃不于其身。于其子孫。雖以無罪見逐之欒。盈卒踣叛逆死無噍類。天道昭昭。豈不信哉。欒氏尸三郤。郤氏束手受戮。合讀兩傳。方知郤至之忠。欒氏之罪。

秋。齊侯伐衞。先驅。前軍 穀榮御王孫揮。召揚為右。中驅。次前軍 成秩御莒恒。申鮮虞之傅摯申鮮虞之子為右。曹開御戎。晏父戎為右。公御右也 貳廣。公副車 上之登御邢公。盧蒲癸為右。啓。牢成御襄罷師。狼蘧疏為右。左翼曰啓右翼曰 胠。商子車御侯朝。桓跳為右

斷出崔杼晏平仲云君恃勇力而伐盟主亂爲興雄

斷出越伐晉尚六字事功不各用一字提頭類似典

（右翼曰胠。胠起居反。跳徒彫反。）大殿（後軍）商子游御夏之御寇，崔如為右，燭庸之越駟乘（四人共乘殿車也傳具載此言莊公廣嘗臣狂試力）自衛將，遂伐晉。晏平仲曰：君恃勇力以伐盟主，若不濟，國之福也。不德而有功，憂必及君。崔杼諫曰：不可。臣聞之，小國閒大國之敗而毀焉（和解），必受其咎（閒晉有欒盈之亂）。君其圖之。弗聽。陳文子（名須無史記世家須無[illegible]曾孫杜云孫傳蓋脫之）見崔武子（崔杼）曰：將如君何？武子曰：吾言於君，君弗聽也。以為盟主，而利其難。群臣若急，君於何有（言有急不能[illegible]君欲弒之以[illegible]於）。子姑止之。文子退，告其人曰：崔子將死乎！謂君甚，而又過之（弒君之惡過于背盟主），不得其死。過君以義，猶自抑也，況以惡乎（[illegible]）。（所行之義乎君人臣倚自狀抑況有過惡遇其君乎）齊侯遂伐晉（陳氏曰齊叛晉於），取朝歌。（存直鞅洪曓）為二隊（分兵為二部），入孟門（晉隘），登大行（山名），張武軍（壘築壘壁）

旂交相配

[illegible][illegible]見勇力不可恃

疏云謂服設熒作之具于熒庭晉地按今山西翼城縣東南有熒庭城戍郫邵取晉邑而守之補注
今濟原縣西有邵原聞唐置邵原縣郫邵嘗是二地文六年殺公子樂于郫。郫婢支反封少水封晉尸於少水
以爲京觀補正水經注今沁水也按少水晉地可知是役頗有殺傷以報平陰之役乃還役在十八
年趙勝旃子之帥東陽之師以追之獲晏氂齊大夫東陽晉之山東族疏云齊[illegible]
晉皆有東陽名同實異此爲晉山東之邑。力之反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
禮也救盟主故曰禮

齊莊伐衛易軍名改軍制傾國興師新奇華目直踴躍用
兵也下接將遂伐晉則伐衛其名伐晉其實而不知已之
臣有異志矣其伐晉取朝歌也忽分二隊曰入曰登曰張
曰戍曰封肆睹滿志而不知已之大大遺之禍矣 莊七
月與師盈已兵敗入曲沃矣否則盈援其內齊攻其外尉

未有艾也而晏崔二子之謀不及助盈者其事甚隱不便攻發其陰謀故報平陰之役亦其所以爲名而慮欒氏者其實也士匄父子惟不使曲沃與齊接應則殺盈必矣傳黜趙勝僅帥東陽之師可知傾國俱圖曲沃遂使齊侯如入無人之境攻取適與平陰相當而何不顧也私讎爲重君國爲輕何之罪眞難指數

同盟遍天下而盟主被伐帥師以救止有一魯不可謂非義舉也欲以敵強大之齊次而有待非可加以逗遛之罪矣按外傳子服惠伯曰欒氏之亂齊人伐取朝歌我先君襄公使叔孫豹帥敝賦次于雍榆與邯鄲勝擊齊之左掎止晏萊焉晏萊即晏氂不可謂無功于晉也說者以僖元年聶北爲比不知彼次

此段申世極論之正見季孫廢立之雖

傳云中挫附子馬竹咩座人針月之閑一與父依於一一與子佚於孝非對紇問映照

武仲並不直一將略所小示先而悼子之泣宗

師之時狄未伐邢及伐而後救之故先書次而後救此則
齊已伐晉豹爲救晉而求次雍楡以待趙勝同擊齊師故
先書救而後次也書次糺實也書救成乎救也何斬輕哉
季武子無適子公彌公鉏長而愛悼子紇也欲立之訪于申豐季氏
屬大夫曰彌與紇吾皆愛之欲擇才焉而立之申豐趨退歸盡
室將行他日又訪焉對曰其然猶必爾將具敝車而行乃止不止
立紇訪于臧紇臧紇曰飲我酒吾爲子立之召趍豐守正不從武子廢長之心稍
上善孫附訪邪武央仲不使敢能行陳季氏飲大夫酒臧紇爲客賓爲上既獻獻巳
酒臧孫命北面重席新樽絜之酒樽既新復梟滌之召悼子降逆之大
夫皆起臧孫下迎悼子及旅而召公鉏獻酬禮畢通行爲旅使與之齒使從患子之懷
列存背子之下季孫失色品遊武仲立少蓋欲依託季氏而仲凶并濼兆可無天下事惟守其正遂季氏

注云橫祿　前東上注下

唯棲臧氏

信有力於臧　氏公鉏致直

以公鉏爲馬正。（家司馬）慍而不出。閔子馬（閔馬父）見之。曰。子無然。禍福無門。唯人所召。爲人子者。患不孝。不患無所。（位處）敬共父命。何常之有。（言黜置在父無常位也）若能孝敬。富倍季氏可也。（父寵之則可富）（疏云傳子既爲適子將承季氏之後故詩悼子爲季氏下言爲孟孫亦然）姦回不軌。禍倍下民可也。（服甚于貧疾）公鉏然之。敬共朝夕。恪居官次。（舍也）季孫喜。使飲已酒。而以具往。盡舍旃。（具蔬殽之具）故公鉏氏富。又出爲公左宰。（出季氏家臣佐于公）孟孫惡臧孫。（不惰善）季孫愛之。（愛北成也志）孟氏之御騶豐點好羯（孟莊子之庶子爲子秩之弟孝伯也）也。曰。從余言。必爲孟孫。（爲孟孫後）再三云。羯從之。孟莊子疾。豐點謂公鉏。苟立羯。請讎臧氏。（代孟孫與公鉏共偕讎孫）公鉏謂季孫曰。孺子秩。固其所也。（周自當立）若羯立。則季氏信有力於臧氏矣。（臧氏因季孫之欲而爲先之繼爲有力今若專立孟氏之少則季氏有力過于臧氏）

陳於父已知季孫之深愛也

夷孫邾下可接孟氏閉門一橫插入只一敗季上氏受惡來以兆乎孫早務孫臧之德以防敵季孫

左云此節是由奔正傳上皆先叙始事下皆後行迹

弗應。己卯。孟孫卒。公鉏奉羯立于戶側。（喪主[illegible]云室戶之東西面立也）季孫至。入哭而出。曰。秩焉在。公鉏曰。羯在此矣。季孫曰。孺子長。公鉏曰。何長之有。唯其才也。（季孫廢嫡立庶云欲擇才故以此荅之）且夫子之命也。（遂趣孟孫）遂立羯。秩奔邾。臧孫入哭甚哀。多涕。出。其御曰。孟孫之惡子也。而哀如是。季孫若死。其若之何。臧孫曰。季孫之愛我。疾疢也。（常志相順從身之害。疢恥忍反）孟孫之惡我。藥石也。（常志相違戾猶藥石之療疾）美疢不如惡石。夫石猶生我。（愈已疾也）疢之美。其毒滋多。孟孫死。吾亡無日矣。孟氏閉門。告于季孫曰。臧氏將為亂。不使我葬。（欲為公鉏讎臧氏）季孫不信。臧孫聞之。戒。（為備也）冬十月。孟氏將辟。藉除於臧氏。（辟穿藏也於臧氏借人除葬道。辟婢亦反）臧孫使正夫助之。（正夫隧正葬云隧正周司徒說為司危而借於臧氏者盡於主宰之）除於東門。甲從己而視之。[illegible]

鈔

與廢長立幼柘以

臧為之兄弟恰好與上而父子聯絜

氏故從眾士祇作者 孟氏又告季孫季孫怒命攻臧氏 見其有甲故 乙亥臧紇斬鹿門之關以出奔邾 魯南城東門疏云邾在魯東南出此門便 初臧宣叔娶于鑄 國名今山東肥城縣有鑄鄉 生賈及為而死繼室以其姪 女子謂兄弟之子為姪 穆姜之姨子也 姨穆姜姨母之子與穆姜為姨昆弟疏云釋親云妻之姊妹同出為姨同出俱已嫁也據父言之謂之姨據子言之謂之從母但子教父語亦呼為姨故從母昆弟為姨昆弟 生紇長於公宮姜氏愛之故立之 立為仮叔嗣 臧賈臧為出在鑄 還舅氏也 臧武仲自邾使告臧賈且致大蔡焉 大龜疏云行代志元龜為蔡家語臧氏有守龜其名曰蔡 曰紇不佞失守宗祧 [illegible] 敢告不弔 不為天所恤也 紇之罪不及不祀 言廢有後 子以大蔡納請其可 請為先人立後 賈曰是家之禍也非子之過也賈聞命矣再拜受龜使為以納請 賈使為為己請 遂自為也 為自為請 臧孫如防 臧孫邑 使來告曰紇非能害也知不足也

挾出以防求後罪案

注云一條股叙忽作兩峰看出撫老道解

國有人焉數語祈我去孫人矣此正季孫息於之故言外便與入罪一服盡合

言使甲從已偪處邾後耳非致私請為其先人請也○苟守先祀無廢二勳文仲宣叔敢不辟邑○據邑請後故孔子以為要君乃立臧為○臧紇致防而奔齊○其人曰其盟我乎○謂陳其罪惡盟諸大夫以為戒臧孫曰無辭、廢長立少季孫所忌故謂無辭以罪已將盟臧氏季孫召外史掌惡臣、謂奔亡者號云周禮外史掌書外令掌四方之志蓋魯亦立此官而問盟首焉盟首載書之章首對曰盟東門氏也林解在宣公十八年曰毋或如東門遂○不聽公命、殺適立庶、文公命立子惡公子遂殺之立宣公盟叔孫氏也、孫僑在成公十六年曰毋或如叔孫僑如欲廢國常蕩覆公室譖諸公與季孟於晉季孫曰臧孫之罪皆不及此○孟椒曰盍以其犯門斬關○季孫用之、乃盟臧氏曰無或如臧孫紇干國之紀犯門斬、關○干亦犯也臧孫聞之曰國有人焉誰居其孟椒乎、孟獻子之孫子服惠伯居猶與也隙此傳言臧氏衰三家益專、居音基

此臧孫紇出奔邾術前三段是叙出奔之由後三段正寫出奔時事臧氏世卿有功于國而攻之逐之盟之皆出于季孫一人愛惡之私篇末提出公命公室國紀正以著季氏無君之罪　一段至季孫失色悼子疎疎絕少表見末必盼于公鉏季孫欲立徒以私愛耳愛惡二字爲通篇眼目武仲一爲私私累絕頂人竟爲小智所悞使與之齒與衆庶子叙齒也斯時公鉏衆賓無不失色是季孫極得意事而季孫失色者蓋廢長立少于理不順申豐逃死而不從季孫再訪而不得以爲極爲難事而臧氏不動聲色咄嗟而辦此人向有重名又大義侃侃發我陰私一旦得志藥季氏直疾夙耳故喜懼交集不覺神銷氣沮也卽此已伏

逐臧孫之根杜云恐公鉏不從季孫主之何愛其子不從耶。

二段至爲公左宰是寫公鉏傾臧氏之謀子馬畫策於父子天性上感動武子立少內慙于心若有微悔雖不買禍一以孝敬自勵遂使季武之心且憐且悔而不覺喜之深也于是致其富又致其貴父子相親而臧孫氏之命乃懸于公鉏之手

三段至亡無日矣是寫公鉏與孟氏同讎臧氏之由豐點好羯欲市立少之功其云從余言必爲孟孫後此布置盡在個中然孟莊惡臧氏於前而公鉏不敢讎者非爲季孫之愛也蓋莊惡其人未嘗不用其才而季孫亦知孟莊之才足以制之故終莊之世猜忌不甚說謂不生臧氏得安然[illegible]孟莊死而臧氏之亡無日矣故

曰狄之美其毒滋多是明知季孫必不見容而獨哭於郕已之厚我以生也此一段爲通篇關鍵 四段至奔邾是寫出奔季孫以爲與國之才無出臧氏之右而已無以制之此時直如芒刺在背故孟孫直告以將爲亂又以其須有者驗之而季孫遂怒盡乘其疑忌而中之也 五段至奔齊是寫前後事追叙宣叔立武仲亦由私愛方知武仲之爲季孫謀者昔之爲已謀者也臧爲悖兄自爲與殺之于公鉏獨之于秩無不脗合而發世父子兄弟之間人倫漸滅殆盡要君不下斷諸以盟辭在後且已著傳論不必再述也 末段盟臧孫氏先叙盟首文傳非無意也蓋季氏之專始于行父自襄仲殺嫡立庶而政歸焉自成公之

吳若天之所居

馬云附人國戰甲夜入且

世儒如欲去行父爲所逐至季孫宿并逐臧氏而公室益不可爲已神注昭公之孫矣豐斲傚臧孫之故智成立搊之陰謀而竪牛殺丙立舍坆尤而起陪臣之橫三桓之微亦兆于此結處作不了之辭逕起作不順而施不恕一斷

晉人克欒盈於曲沃盡殺欒氏之族黨欒魴出奔宋書曰晉人殺欒盈不言大夫言自外也自外犯君而入非復晉大夫陳傳傳去位不得書大夫書晉人討賊也三代之刑無及族與黨有之自晉士匄始

齊侯還自晉不入不入國遂襲莒門於且于莒邑按今山東莒州境且于餘反傷股而退齊侯傷劉傳襲人而傷之雖得天下仁者不爲也明日將復戰期於壽舒莒地屬莒州杞殖華還二子齊大夫載甲夜入且于之隧隧狹路宿于莒郊明日先遇莒子于蒲侯氏近莒之邑莒子重賂之使無死曰請有

死道路左自
叅門辭而對
同役而死傳
於華周詳其
郊婦之辭於
杞梁詳其都
弔之婦是作
史者互見之
法

盟。子無致死戰欲以盟要二華周還卻對曰。貪貨棄命。亦君所惡也。昏而受命。日未中而棄之。何以事君。莒子親鼓之。從而伐之。獲杞梁。即殖莒人行成勝大國益懼故行成齊侯歸。遇杞梁之妻於郊。梁戰死妻行迎喪使弔之。辭曰。殖之有罪。何辱命焉。言若有罪不足弔若免於罪。猶有先人之敝廬在。下妾不得與郊弔。下猶賤也亦云檀弓云君遇柩于路必使人弔之是男子從郊在野得受弔婦人雖從郊亦不得受弔男齊侯弔諸其室。傳稱婦人有禮

據孟子華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則周亦戰死也。以強大之齊。攻弱小之莒。何至身傷將敗無功而還。傳乎未特書杞殖之嬀。以見王孫揮莒恒傳摯等一班如虎如貔之健見。不如知禮守義一女子也。

齊。侯將爲臧紇田。與之田邑臧孫聞之。見齊侯。與之言伐晉。齊侯自道

借一鼠字生揮極其言一鼠字之妙

三折服齊莊魯其臧氏于

一斷另結構妙

伐晉之功。對曰多則多矣（林解戰功曰多下多字多少也言伐晉之戰功則不解少矣）抑君似鼠。夫鼠晝伏夜動、不穴于寢廟、畏人故也。（按寢廟有人守之故鼠不敢穴以喻晉國安靜固守則君不敢伐）今君聞晉之亂、而後作焉。（作起兵也）寧將事之非鼠何如。乃弗與田。（臧孫知齊侯將敗不欲受其邑故以比鼠欲使怒而北）仲尼曰知之難也、有臧武仲之知、而不容于魯國、抑有由也。作、不順、而施。不恕也。夏書曰念茲在茲。（念此事在此身言行事當常念如在已身也）順事恕施也。（按仲以廢立為他人之事不順不恕為之而已乃受為正與夏書相反）

齊莊乘晉亂、得志而還、因士匄無暇禦敵也。武仲之論齊君。可謂明矣、不順不恕、因其齊莊之明、而想其出奔之故、蓋重惜之、此一斷、還結出奔篇。

讀左補義卷二十八終